

新刻  
改正

# 論語

後藤點

四

大政官文庫		
漢	七	八
書	一	三
門	五	〇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	七	八
書	一	〇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785
冊數	10 ( 6 )
函號	277 1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

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與

起也○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

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遍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

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

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万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

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彫之也故曰子一以貫之德輔如毛七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之曾子復深喻之曰唯君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自第一至疑皆一時之言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

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

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最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

之行去聲猶亡百反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子張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

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衛軫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

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犬帶之無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

已博學而篤志坊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矢

史官名魚備大夫名鱮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口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

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

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

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

失言

知去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

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

全矣○程氏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

就一箇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

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砥以成其德也○程氏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

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子曰行

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

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虛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

服周之冕

周冕有伍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

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

辯給之殆危也○程氏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

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

○子曰人

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

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十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也

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首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

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慮之辭也不如是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而安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小慧難矣哉。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范氏曰君子學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謝氏曰君子無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入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于譽無所不至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曰吾之於人也。

誰毀誰譽如有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子曰吾之於人也。

誰毀誰譽如有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子曰吾之於人也。

誰毀誰譽如有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子曰吾之於人也。

誰毀誰譽如有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子曰吾之於人也。

誰毀誰譽如有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入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誠之而  
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  
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  
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  
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  
久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  
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亡音無夫音扶揚氏曰史闕文馬借入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  
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可見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巧言變亂是非聽之  
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四夫之勇皆是

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揚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  
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入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心求不如遜  
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無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鋤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發奴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鄉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

知及之仁能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論語

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也猶曰設

舞而作與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謂已而大本立矣涖之不  
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概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登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怨之也

也○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久也受彼所受也蓋君

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子曰民之於仁也甚

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

而死者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

而最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

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子曰當仁

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

遜若善名在外○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

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

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子曰有教無類人性皆善

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

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子曰道不同不相

為謀為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子曰辭達而已矣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

坐子曰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師樂師督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

在坐之人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以詔之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相助也古者

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悔寡不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季氏第十六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季

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與音俞顓與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

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通反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

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冉有為季氏

聚飲最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

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天子指季孫冉有實

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

彼相矣

任平聲焉於屢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三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

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

之過與

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櫝櫃也言在柙而不得不在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

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有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

辭

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

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

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爾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

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



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內治脩然後

遠人服有不暇則脩德以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

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而謀動干戈於

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

之內也子猶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

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

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

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

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

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

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先王之制

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天下有道則政不在

大夫言不得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猶其口使

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

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扶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

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

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

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

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孔子曰益者三友損

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

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

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諛便佞謂昌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  
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

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

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及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

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孔子曰侍於君子

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

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躁音窳君子有德位

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戒

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

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

之在得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

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孔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

之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

不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

人之言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已則何畏之有○孔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

矣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覺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

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盡思難則忿必微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類曾閱冉之徒益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抵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

曰子亦有異聞乎

對曰未也嘗

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

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對曰未也不

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對曰未也不

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

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

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皆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允音剛允以私意類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

於門人故陳九以為遠其子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諸異邦

稱諸異邦

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 德謙

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卷之八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 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

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亡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

取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

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

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

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

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論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誦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誦身以信○子曰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誦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嘗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其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

之所不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性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

聲

絃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也

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焉於虔又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

子游對曰昔

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禮樂必教以喜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不能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及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子曰夫召我者而

之之也

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

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

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

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

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

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

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

之之也

高言四

後

後

之不善不能浼已揚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  
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

焉能繫而不食

是也 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  
焉於度反匏瓜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知

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  
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乎一則生物之  
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曰未也

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

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故孔子論于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學其蔽也狂 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 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 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 父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夫音扶小 小子弟子 詩可以興 感發

可以觀

考見 得失

可以羣

和而 不流

可以怨

怨而 不怒

邇之

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 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艸木

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 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

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

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平聲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 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

其至近之地而一物

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

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 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

禮樂之謂哉 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著多少義理天下無一 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無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 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 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厲而

內在壁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與平聲厲威嚴也。在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竊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惡註讀作愿是也鄉愿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

詳見孟子未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焉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

君也與哉

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

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冒斬截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也或是之亡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

亡與無通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

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

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撻角隋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缺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

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

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

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啟之

子曰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

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

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君子三年不為禮

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

登也燧取火之水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楸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為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

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立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始食菜練冠緜綠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為之

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

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乎

子曰飽食終日無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情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問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踴而及之爾



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一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子路曰。君子

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無義為盜。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

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力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子貢曰。君

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

子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智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同古堯及知係並去聲。許居

微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實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子

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子

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微子第十八

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此篇多記聖賢出處。凡十一章。微箕二國名。一孔子曰。殷有

三仁焉。三人之行不同。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啻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

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

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焉於虔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 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

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

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則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持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

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斯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按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

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

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

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下

子路問津焉

沮七余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平蔡津濟渡處

夫執輿者為誰

子路曰為孔子曰是魯孔

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夫音扶與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

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

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

天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蓋欲告之以出處

而

道則隱接輿以此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

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論語

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糴而不

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糴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架溺自謂糴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

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

不與易也。無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

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子路從而

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

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

植其杖而芸。蓀徒乎反。植音值。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

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

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

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與之意也。○子路曰。不

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

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

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子路述夫子

之意如此。蓋文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文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馮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號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

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少去聲下同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

同窳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

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

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與平聲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愚思慮也中慮言有意

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甚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

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

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避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避世離群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執手適齊

大音泰大師魯樂官之長執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

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飯扶晚○繚音了惡飯以下以樂值食之官丁餘缺皆名也

鼓方

叔入于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于漢

鼗徒刀及播播也鼗小鼓兩旁有耳

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遂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少去聲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

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道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

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

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安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

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

口鳥瓜反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

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母之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九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類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廿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

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太節一有不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

能為亡

焉於處反亡讀作無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

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

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

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反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是以君子不為也

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揚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

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

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

其中矣四者皆學門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

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口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

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子夏曰小人

之過也必文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子夏曰君

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

厲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王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

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

閑小德出入可也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

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

無如之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

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艸木區以別矣君子

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彼列反焉於度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未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

深不問其生熟而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着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有餘力也仕與學

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子游曰喪

致乎哀而止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揚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

之弊學○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

爲仁子曰剛毅不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

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

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

矜而○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

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  
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鹿被惡名也 ○子

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

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去 ○衛公孫朝問

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慶及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

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慶及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

之禮樂文章皆是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

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

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

室家之好牆卑至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

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

也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

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

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

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量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誇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陳子

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

為恭謂為人上推過其師也



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責子夫子之不

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

也升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

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

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云聲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云々

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好神速如此榮謂莫不慕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

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于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

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境於持鼓影響入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

化也蓋下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章凡三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

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夫祿永終此堯

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擊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舜亦以

命禹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曰予小子履敢用玄

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

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

有罪罪在朕躬此引高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

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吁命

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請命而所為見其所厚

於善人之意此其云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來代及此以下述武

告諸侯之辭也雖有周親不如仁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

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周書泰誓之辭孔子曰周至也言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權稱

量斗斛也法度禮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

衆制度皆是也

歸心焉

與滅紂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水天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

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

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後言帝王之道也○揚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

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人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

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

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

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

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

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

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

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

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

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

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費芳味反焉於屐反出去聲屠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緣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禮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刑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以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且  
所知乎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  
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  
邪正○尹氏曰知斯二

論語卷之十終



